

西

北

見

聞

錄

之一

長安市上一莽漢

——記韓國故總理李範奭將軍

· 依風露 ·

北極風情畫男主角

前韓國總理兼軍政部長李範奭將軍，半年前，不幸因病逝世，惡耗傳來，竟使我默然獨坐了一個上午，我找出他給我的像片，找到那屬於他的生活記載，卜乃夫兄寫的「北極風情畫」。我坐在椅上，翻着抗戰時，土報紙印的這本書，邊已經發毛，有的頁數已經殘斷，我閉上眼睛，就看到他跟我提到國際局勢時，莊嚴的面孔，禿腦瓜子，突出的後腦像個輪船的尾部，他一派寧靜深邃的目光，不時地，用手梳了梳他那架在鼻樑上的眼鏡，揮起兩手，用低沉的聲調，說出他的看法。當我們談到女人時。他就兩手交抱胸部，點動腦袋，眼睛是那麼失意而神傷，一聲嘆息，或是搖頭，有一次我們去開元寺打茶圍，和朋友們一齊從座上動身，臨走的時候，我說：「李大

哥，這種地方你當然是不去的了？」他突然向我火冒八丈，一聲咆哮：「你怎麼知道我不去？」他竟然打頭帶路！

但是，我和他之間，有一個問題迄今仍沒有解決，那就是流傳於東北九一八事變後，一位抗日的韓國金牧師，一手拿着聖經，一手拿着殺人的手槍，到處和日本人打架，他以教堂、森林向民衆講道，金牧師是一位深入羊羣的牧者，我到處搜集他的資料終不可得，在西安，他的行動突然引起我對他的懷疑，我多少次問他：「你不是東北的金牧師，金高麗？」

他不說是，也不說不是：「你爲甚麼總打聽他？」他看住我一個勁兒地笑，「我以後會把他的事蹟講給你聽。」

以後，以後，一直以後到現在，他也沒講出來。十多年前，他任韓國駐中華民國的大使時，我倆盪舟碧潭，趁着湖光月色，我還在問他。他

却把我大罵一頓：「幾次叫你來漢城，你爲什麼不來？沒錢？沒時間？捨不得家人？……你說呀！漢城有多少你的老朋友？你中學時代那些朋友全是韓國的首要，你的外號：「塔拉古腮几」，他們一喝酒，就常聊起你這個名字來，你爲甚麼不來？你要想知道金高麗何許人也，那麼來漢城！」

我認識李將軍是經由「北極風情畫」作者卜乃夫兄介紹的，民國三十二年，我重回西安工作，我記得離開重慶時，和陳紀濤兄對面辦公的孔羅蓀先生告訴我，說他已經告訴西安一個叫卜乃夫的朋友，供職在華北新聞，他會來看我的，紀濤兄介紹在西安居住的青苗給我，要我不放下筆桿。及至抵達西安，一天下午，我去看他的時候，正是他到銀行來看我，他住在北大街，通濟坊對面一條胡同裏，我找到了大門，門上竟然寫着「韓國光復軍第×支隊部」的牌子，開了門房

，進了第二層寬廣的院落，在此廂房的台階上，我發現卜乃夫的一張貼好的名片，房門已經上鎖。

轉頭出來，在二門樓下的台階上，我看見不少韓國青年，他們個個冷冰冰的面孔，灼灼的目光集中在我身上，因為我太熟識韓國人的長相了，走出了大門，來到北大街人行道上，我正看向一個小小的店舖，裏面是賣酒糟蛋的小攤，矮肥肥的坐穩，小桌，我回想五年之前，入大學的時候，確曾在此吃過，這時候忽然有人叫我：「依風露先生！依風露先生！」他上氣接不上下氣地站在門口對我這樣叫着。我向他走去：「我就是！」我說。他一把，將我抱住：「我是卜乃夫，我剛到銀行去看你！」於是同聲歡呼，我又跟他到了他的住院。

狗不離人迭次救命

我和他令兄卜少夫兄在七七事變前就認得，他跟我兄是朋友，我那時在南京讀中學。乃夫比他令兄下額要寬一點，戴一個白絲眼鏡，樣子瀟灑，好漂亮，五分鐘一聊就成了莫逆，但是，他那時的情緒正在失意，他和一個俄國女孩子感情鬧翻了，他除了報館工作，就是從事寫作，那一陣子，他竟天天跑野外荒郊，去亂坟塚間找人的頭骨，他的房間有一個書架，陳列着各式各樣的人頭骨，他曾經恨恨地對我說：「再漂亮的女人，我要請她用她的手指使勁在眼睛四週按一按，她的美麗面容下面就是這付樣了！」他指指書架上

的人頭骨，好得意。

談到我，他問，「你怎麼來到這裏？」

我告訴他，我是隨同我的主管長官，來西安陝西省銀行工作。

「不！」他朝我笑起來，「報上登着你們來接陝西省銀行的人是勵志社的人馬，是空軍油料運輸處的，是……」

我止住他，我說我只是一名行員。準備在西安古城裏頭寫作，於是，我倆個出來，吃飯、喝酒，他沒完沒了的說出他心裏的煩悶。

第二天，我正在辦公，乃夫來了，抱着厚厚的一本稿子，是北極風情畫開頭的稿子，叫我給看一看。兩人一陣窮聊，他說出他現在的住所是李範爽的隊部，李範爽就是北極風情畫裏的主角。李先生要為我接風，就在他的隊部裏，問我甚麼時間有空。

夕陽西下，古城的上空儘是成羣的老鴉，我應邀前往，在乃夫門前，灰磚砌成的走道下面。一個木方塊形的黃泥土地上，擺着一張桌子，上面有菜，有酒，有花生米，豆腐干，是我跟李範爽首次認識的場所。有一棵古老一抱粗的槐樹，在春天，正開放着一串串白色的花朵，散發沁人的香味，在那到處是灰磚院牆，灰磚門樓，灰磚走道的領域裏，我能看到的只是帶着原始氣味的黃色泥土，我知道，這幽深的一層層院落，緊鎖着流亡異國，一腔悲憤的亡國者的悲哀，和乃夫本人所備滿的寂寞。……

李範爽起初人很謙虛，不多說話，頭腦冷靜，是一個十分理智的人。但是一頓飯吃過，他變

了，一揮手，招呼站在高處走道上的衛兵把他太太帶來。

我正在想這位將軍怎不在吃飯時請他太太參加的時候，他的太太出來了，原來是一條高大的狼犬。狼犬好兇，先是躍躍欲吠，後則規規矩矩立於範爽身後擔任警戒，範爽仍跟我繼續談他往日在東北與安嶺不見天日的叢林中逃亡的事件；……

我喜歡他在必要時的鎮靜，更喜歡他那段粗獷的生活，他的支隊有二百多人，都是陸續從北方逃過來的韓胞，胡宗南將軍，祝紹周主席都特別在經濟上支援他。他的藝術天才很高，常設計韓國歌舞。如阿里朗等歌劇在西安一家慈幼院中上演，佳評如潮，給西安民衆抗敵的巨流，掀起很高的波瀾。

他這條狗，曾幾次救他的性命，有一次，他晚飯後正從外面散步歸來。在他剛剛推開房門的時候，他身後的狼犬一聲呼嘯躍入屋中的床底下，呼，一隻手槍從床底下摔出來，範爽已經拿在手中，隨即，狼犬一口咬住一個不敢動一動的刺客，把刺客從床底下拖出來，那名刺客滿身血跡，跪在地上，招出他此舉是受命於因革命目標不同的政敵對他萬里追蹤的謀殺。……

這頭狗很懂，外人不論，乃夫應該是很熟了，只要一眼範爽握手，牠就嗥嗥欲動。牠愛站在兩人中間，這邊望望，那邊看看，一嗅到鐵器，那就更糟，兩眼瞪住你，只要另一隻手一動，你就完蛋！

一場風波險些動武

古時皇帝寵愛妃子，常不顧宮中禮節，而寵愛此犬，也是不管人情禮貌，有一次，在臨潼西南，我跟他追隨胡宗南將軍去廣大的平原上獵野兔子，因為，那次是招待中央而來的幾位貴賓，一位貴賓正興高采烈地拿着獵槍向李範爽跑來，要為他祝賀，不意此犬一躍而起，迎向跑來的貴賓，範爽大叫貴賓：

「請趕快拋下獵槍！」
那位貴賓還在向迎他跑去的獵犬做一般性的申斥。

「不行，快拋槍！」
我正要舉手照那隻獵犬開槍的同時，我發現那位貴賓把槍拋在地上，範爽此時才叫住正欲撲到貴賓胸口的獵犬，但是，這種氣氛下，貴賓、我、李範爽，站成了三角形。我們那時是出奇的寧靜，出奇地凍結，獵犬守住了貴賓，李範爽朝我是一付冷靜、厭惡、殘酷的面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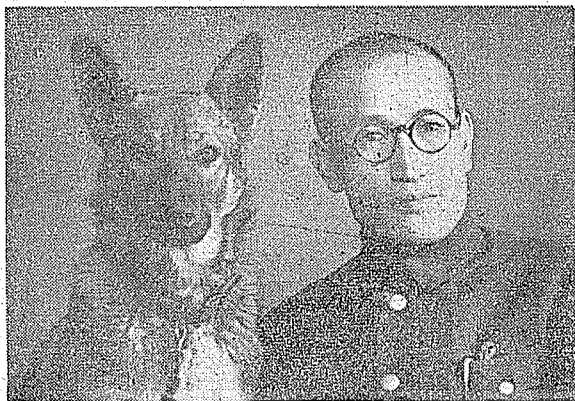
「我以為你是一位作家、學者！愛惜動物的人！」
「你並沒有看錯！」

「我看錯了！」他平靜、異樣平靜地說：「假如牠……」他眼睛向那邊一斜，「死在你的槍下，你也要流血的！」
憤怒、野性，頓然起自我的內心：

「我希望你別逼我！我是個吃頓不吃硬的人」
他忽地咆哮起來：「那麼我倒要把話說明白，碰牠一根汗毛的就是陪牠下葬的！」
這句話我更火了，還沒等我動手時，我身後的厲志山兄，（往年馬歇爾使華，他任翻譯兼招待，現住美國）突然自後抱住我：「老弟，老弟，你不能！」

我掙脫着，一邊喊：「你和狗離開這裏！」我叫着：「離開！」
「馬上嗎？」他的臉色變了。
「馬上！」

在西安時的李範爽將軍與其愛犬，這頭狼犬是他的最佳保鏢，化除過不少驚險場面。



他招呼他的狗，掉頭而去，

胡先生自遠方騎馬奔回，我們這段事就此結束。事後，朋友們向我倆把話說開了，他告訴我：

「你知道，我多喜愛我這條狗對它具有的警戒才華！」

我也告訴他：「我有責任！」

這場狗的風波。常使我想到我年輕時代的氣盛。

李範爽先生治軍有條有理，在西安大冬天，他經常大早上帶隊在市面上跑步，我忽然心血來潮，跟他約好各人帶一支隊伍會師於往臨潼的壩橋，冬天的原野，一片白雪，壩橋兩行長柳，均已枯枝成了雪條，那地帶真如東北家鄉。我回到銀行裏，召集一百廿名行警，規定次日早晨五點集合於梁家牌樓本行門口，跑步到壩橋，另外派車輛，運送兩大鍋熱豆漿，燒餅油條。又訂了大批熱包子，藉以慰勞那些可敬愛的韓國義勇軍。就在次日四點，我已起來，我是想把銀行這批警衛隊練成重慶財政部韓立人所訓練的稅警總隊的健壯，而能在韓國義勇隊之前，先到壩橋，那多有面子。於是，我在出發之前，向大家訓話，要他們跑不動時，走得走到壩橋，中途溜掉的，開除。走都不能走的，可以現在就請假，一百廿人中，沒一個尿包，好！我一聲令下，我自己帶隊就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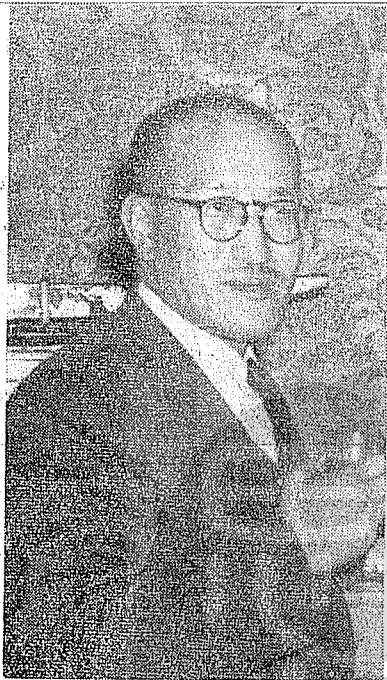
跑出城門，我已有點心慌慌的，經向路警打聽，還沒見韓國義勇隊過去，這麼一來，我心裏有了底，我把步子變小，給我們後面老弱殘兵的

行警，有個喘息的機會。

我理解到友愛的意義

先是，不知道寒冷，一身是汗，再跑一段，兩腿發軟，頭重腳輕，隊長直叫我站一會休息一下再跟上來，這怎麼行？我咬住牙根，還是帶頭跑，那時二十六歲的我，不服氣，全身流的全是水，忽然，後面有人喊：「他們來了！」喊的人越來越多。我回頭一看，後面遠遠一個隊伍，步伐整齊，默默地像一列火車似的趕來，我小聲說：「沉着氣，別管他們！」

他們的隊伍已經趕來，和我帶的隊並頭跑步，範爽向我大喊一聲：「早！」我向他點點頭笑笑，或許我的臉是一種機械的苦笑，他們的隊伍，步子邁得那麼大，幾下子，跑的沒影了。



任韓國國務總理時的李範爽將軍

事實上，我的步子越來越小了，隊長一再請我歇一下，我不肯，我告訴隊長，能跑的，組成另一隊。跟上去，不能跑的，跟着我走。隊長是從重慶跟我們來的舊同仁，他跑出行列，舉手一呼，一支強大有力的隊伍迅即組成，跑到我們前面去了。

而我呢，讀者們，你們看到敗兵嗎？你們看到東北扭秧歌那種東倒西歪的腿不由自主的姿態嗎！我就是那麼可憐見地一步一步往前移動，這情形事後講給我太太聽，他還打了我一巴掌：「該死該死！你和我家逞甚麼強！」

當我帶着一批老弱殘兵這樣向前扭動時，忽然，我發現李範爽兄正坐在路邊，他上來拉住我坐下，他也在喘：「坐下！坐下，我也受不了啦！」

我不知道他在騙我。我橫着問他：



本文作者依風露先生近影

「怎麼？你也受不了啦？」我硬裝着還能走的樣子。「跑哇！我們倆繼續跑！」

「不成了！」他哀求地說：「我實在不行！咱們就歇一會好不好？」

但是，我從他臉上發現了我正遭受他的侮辱！他是怕我累了，故意牽就我，故意憐憫我，我向後面都在喘氣的老弱殘兵一揮手：「跑步！」

我不知哪來的力量，一口氣，用小步子終於跑到了，許多人都在歡呼我們已到達壩橋上。

我笑着，我流出了眼淚，我照李大哥的肩上打了一拳，我理解到，甚麼是友愛的意義。

六十多的人。按說正是人生旅程的顛峯。世事通達，而體不衰。但是，一個有教養的莽漢，終於離開了人世，往昔的凌雲壯志，都被戰爭蝕磨殆盡，這一段的對飲飲舊，已找不到當事的人了。